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四十八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二

序

經史序二

周禮義序

臨川先生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王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巨訓釋疑旨
 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
 其先後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運數有時制而用之行乎法推而
 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
 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稽其平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時文武周公
 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
 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
 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巨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
 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
 觀聖上制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豐乎向六
 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存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
 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志其材之非及也
 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
 待制詔頒焉謹序

講周禮序

無為子次公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
 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
 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
 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
 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
 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
 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刑以掌之治則不言而
 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



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義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暮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漢秦火絕或典常山自山崩遷藏祕府冬官失既不獲其宗書士儒相傳久已泯於俗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量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古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之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周禮序

東萊先生

卷一百五十二

二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其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虐人類且靈惟皇上帝哀我民無靈蠶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尔靈承罔敢睨遠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宗廟公山龍介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躬以至於茲今日皇乎篤哉昔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初規兆集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末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乃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以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觀若于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脩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繇志賢相病未有碑

極降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躰備文武成康
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采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否
代之弥文爲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書必彗確乎其不可拔
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秉冢宰官且定都於洛京以措太
平於千万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
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
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
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者浩乎
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將也非聖人其孰能修
之然掌輶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二曰天曰地曰人何
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夫事備國都郊
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土之官立而
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自咸覲迺若欽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
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
生中非禮罔以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
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袖闕啟
鑰俾遐迹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序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
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
惟茲大典闕焉弗聆杜子春鄭興康成更迭釋注維訓詁句讀是
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厲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
于前復新加首亦曰弗宜然孔卜毛杜古多此賢尚可接以爲
類也故弗敢遜自天官冢宰至冬官司空凡六篇篇爲上下凡
十二卷火于秦冬官之篇空焉漢河間王千金求之弗獲以考
工記附其文闕遽偉麗亦先秦書也謹序

春秋傳序

伊川先生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
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入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
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時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跡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重少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尔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
勢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
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
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

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
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
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
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孫先生春秋傳序

龜山先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
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
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
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以
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二傳異同無所考正於
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

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
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季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
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季者得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掌奧豈
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
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
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
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
後况其成書邪晚季後進妄以蕪穢巧鏤之非惟不足以為重
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而廣伯之
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於
其意而勿謂焉可也

宋宏父讀春秋序

馬狀元

董仲舒有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

卷之二

五

道之大者也春秋經世之功如此其大且著季者以身焉可也
蓋天下之道一正與不正而已矣正與不正不得獨存則一子
一奪胡可偏廢王通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賞
罰法也人亡而法亡褒貶經也文成不刊雖百世一時尔故知
春秋予奪之權重於王者之賞罰也孔子窮為旅人而天下後
世畏之若嚴君父者春秋之法存焉非特道為可尊也左氏公
羊氏穀梁氏各依經作傳義有殊趣參訂可也折衷可也至於
事有乖背邈不可合如君氏尹氏者婦人與男子之異也如仲
子者祖母與妾母之異也如子氏者妾與母妻之異也如此之
類當如何以處之且謂左氏者丘明耶非乎以為非則何所質
正以為是則生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其好惡與聖人同豈畔經而妄作乎竹書紀年與左傳符同竹
書盡魏哀王之二十五年左氏所載在魏哀之前而一家著說經
素父之後將以前者近者為可信乎將以後者遠者為可信乎

公羊之傳聞沈子司馬子女子魯子高子北宮子而穀梁亦感
尸子之言餘皆授於其師有不出於師授者則曰公羊子云然
穀梁子云然是知二家出於傳聞而傳之非一豈若左氏授經
於孔子見而知之見而知之其與傳聞而知之異矣今學者依
經攷事則必以左氏爲據捨左氏則可攷者幾希矣左氏經書
孔丘卒在獲麟之後二家經書孔子生在經文之外在獲麟之
後者魯史之文也雖存之以示終可也在經文之外者附益之
語也經可益乎春秋聖人所筆削而謂聖人自記其生日乎經
可損益則傳可知矣嗚呼春秋不可以不爲而爲春秋者常失
於好辯好辯必好勝故其說紛然至於有礙不通則復出後說
以補救之此學者之過也善乎莊周著書有曰齊物論者其言
曰春秋經世先三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議者何事大義而知歸
者也辯者何務辯列以立說者也莊生去孔子百歲而近其說
如此使其生數百載之後其肯更騁其辯乎昔者春秋之季最

辨一百五二

六

盛於蜀蜀之士人哀類衆說號爲百家春秋可謂富矣然說者
愈多而學者益惑良可歎也宋宏父作讀春秋十五篇參詩三傳
之異義而折衷以簡易徑直之理其事則取左氏而疑者闕之
於是讀者坦然乎胸中如覩白黑其知言之要歟夫疑以傳疑
則信者信矣頁五猶闕况其他乎經且闕疑况於傳乎至於斷
取所記以附後世之事跡而并論焉此又讀春秋之功也

洪慶善春秋本旨

龍溪先生

六經言理所以啓天下之未然春秋言法所以正天下之已然
啓未然者宜難明正已然者宜易見自春秋以來學者何其紛
紛耶曰言理者若繫風捕影然率推而墮諸混漾之中人得以
私見附會而迁就之曰聖人之道猶是雖辯者莫之能詰此所
以誣經而欺世者庶世庶人言法者如操權衡待物差之毫釐
其失立見故曰言春秋者難然則聖人之心卒不可求歟曰理
與法相爲表裏六經之書人事出其中言春秋者以六經訂之

其是非安所逃哉所以闇而不明者在擇之不精而為眾說所
味耳故曰不深於六經未有能知春秋者也丹陽洪慶善少以
通經術知名天資既高力學又至嘗以平生所得於六經者為
春秋本旨二十餘方言援引古語轉相發明卓然出於三傳之
外雖仲尼復生吾知其不能易也一日出其書示余余為之大
息曰嗟乎聖人所以望於後世者豈崇空言而分章析句之謂
哉嘗觀漢儒以春秋專門者無庸數十家其誦說至今者董仲
舒公孫洪劉向父子數人而已非以其有益於世耶故當時朝
廷定大疑斷大事未嘗不質之春秋而時君所以督責其巨者
亦必令以春秋對蓋古人以經為師者如此何必杜門沾筆黨
同罰異而為區區墨守之計哉慶善之書其知此矣異時公卿
草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問諸儒莫知其源有人垂紳正笏注大
議於立談之間使在廷咨嗟皆自以為不可及者必慶善也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同前

二百五十二

七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
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
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說而成章者然其
褒貶乎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其高之論使人有不
可及之嘆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
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或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今其書不過曰詩亡然後
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
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
自二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皆然
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夜葉
番滋蓋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
子而以公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然則春秋不

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亦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折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綻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元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之十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紹興八年公之子尚書壽以春秋入侍頭融于時錄是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由學之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意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概見矣

春秋紀詠序

洪忠宣公

董生有言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不知其權是則春秋

文二百五十二

八

經世學者所當知也談氏有言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著明如日月二傳之失經旨後人不識宗本因傳迷經因疏迷注是則春秋與義學者未易明也柳丁有言說春秋者百千其人矣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窮老盡氣莫得而本是則春秋眾說學者患其繁也僕幼好此書深求其意孜孜講肄皇竊嘗於賢閣錄錄攝承久徒勞於仕路耽于坐隱困於賓談李殖荒蕪詞源凱駁念熙寧政和之際斯文具存遠靖康建炎之間茲科復設時雖用武主寔右文增置絳帳之員振鼓青衿之志尚慮聖經深秘傳訓異同注惑韻門疏迷捷徑諸家解釋橫議紛紜嘗欲刪其繁碎繹以成說俄鍾厄運荐遭閉凶殘喘苟延宿心遂負既出疆以結好尋屬盟寒復除館以繫留患踰內熱蹠跚度日荏苒終星學書誦誦徒騷心而揚耳書空咄咄漫思以古傷今倏過始衰之年方取無聞之畏乃召茲塊魄收歿桑榆景行前人日戰古記經必究其衰貶未免闕疑傳須考其依違寧忘

糾謬注疏闕略經史旁通僅成千篇皆以四句恨典籍之甚少
慙聞見之無多聊啓規頊之端莫明筆削之意言闕美刺忘率
循於舊章休之風騷應見嗤於流俗蓋貴耳賤目常人之情而
尊古卑今幸者之病說詩聞禮謂高第之啓子觀史脩經期後
世之知我將聖尚尔蠢愚謂何玄經之苦楊雄劉子駿初亦致
誦詩史之窮杜甫用王昌齡輒敢求疵雖不自量違恤尔謗姑欲
貽于佩鞮何庸示於摺紳前執政宇文公大名鏗錫英辭溫潤
喜易而作傳南紀宗師采魯史以立言北方矜式纔聞後進之
詠亟辨先朝之誣製序訓名殆將託於不朽斷疑傳信固可則
之无窮請俟他年別爲集解

春秋講義序

東萊先生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
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
其何從昔者其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

九

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
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預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
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者古而警及耶生同世居同里榮悴
休戚尚有考觀乎晚漠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於塚中枯骨若
今人向聖人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
所在耶通古今爲一時合彼已爲一體前扣後應彼動此隨然
後知吾天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以
爲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蓋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
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
問津焉

遠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三
序

經史序三

古文孝經指解序

司馬溫公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浸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孝夫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恭王築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孝之盛古文排根不得列於孝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童蒙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李沈厥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祕書李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焯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

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一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議起卒行鄭孝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西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直與夫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作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為之明瞭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有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特無通者故以隸躄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

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異慮重經術也且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骨髓關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尔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易而云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且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伸焉

論語講義序

前溪先生

孔子之述脩見於經其言行見於論語周衰道德散亡聖人在下當年不能用而空文素位更以俟來世者皆非得已也聖人語默之間無非法言出處之際無非法行而論語所記記其可知者而已蓋受徒三千則問酢非一端歷國七十則與聞非一政今所記者皆中庸體方之事則其精微心術不見於書者蓋多矣然而言行之門於此有指焉夫言非一信也詩書執禮則

文二日五二三

一

在所雅言惟力亂神則在所不語行非一謹也無可無不可以之趨時或見或不見以之立已鄉黨宗廟其爲言不同仁孝政事其爲言各異從周也從先進也所從必有義社公山也往佛而箴之也君子哉蘧伯玉小人哉樊須此因其實而名之也與左立明同而不爲污行藏與顏淵公而不同爲潔進退非和也拒孺悲非隘也時怒至於叩原讓時喜至於戲子游縱橫合散不常一體而皆一人之事也雖然託言而已所以言者不能窮也記行而已所以行者不能極也夫以曾參之賢所知者忠恕而一以貫之不與焉子貢之辯所聞者文章而性與天道不與焉故曰論語所記記其可知者而非特此也雖群弟子之言行有足記者又出於其間身亦以知道接之同師貢之善盡在是矣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孟氏堯中歷世諸儒
疑庶莫能明故不列于學官公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為之注遂
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
為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
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謹上

論語序

龜山先生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
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
倍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
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
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
孔子者也聖人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
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充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
在荒墟之中曾無濠梁以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

文二百五十三

三

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
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轡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為李之方
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
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
色物壯有 和者蓋多矣李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則於余言其 矣乎

定國注論語序

淮海先生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
罪謫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貽張公洛水司馬公等三十六
人坐厚善眉陽得其文以不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相家子
少知名一朝坐交游午海上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
職矣而定國至海濱益自刻勸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惟謹退
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吊不廢七年罷還詣東
土閣門奏書言臣無狀垂緣先臣之故僅列仕版不能慎事陪

於罪戾念無以自贖問因職事之暇妄以見生成論語十卷未
敢以聞准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書未報而神宗棄
天焉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刊其說於大學凡置
博士試諸公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罷黜之諸儒之論廢矣定
國於時處放逐之中憂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者成一家
之言至天子聞之而下取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陰而輟其質君子不以小
人之凶凶而易其行於斯言也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
而定國西以副本來屬余為序願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
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
神宗之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景博先生論語講義序

箕山先生

季必論世不則必有師苟不以世而又以師其說孰為之自
與夫經與天地參而或有不得其傳者非經士也不尊信其所

文一百五十三

四

自喜及已之意逆之聖人之言如此我則以為聖人豈為是淺
哉言乎推之極於崇深浩大以不可測究為高故凡後之說經
者皆非聖人之意也經之亡是果秦耶漢之諸儒則尚知尊信
其所自非嗣其家承其師則不得在秦官願猶有張禹之徒果
哉庶所良託善言以海吾春秋矣嗚呼公復何言惟子家則尚
仍漢儒之舊夏元公之學其如源乎江漢而放為大川四傳而
及子族伯父景遠先生則既合於海矣雖然道之不傳其亦久
焉國朝司馬文正公始復得其傳者也文正公自謂迺史子族
伯父平生所敬慕故自稱曰景遠先生賈思於易書詩春秋孝經
論語皆為之傳而易之業則勤且久矣始本諸京房者十年已
乃從楊賢寶而究邵堯夫之學者又三十年孰敢逆之以吾之
意耶蘇子善論其學鼓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是諸每
聖人者吾不踐焉云尔嘗為磁州武安令其時士者誑服於斯
文哉乃獨取論語與邑之諸生講說豈不以不自論語而觀諸

經則亦莫知夫經之用而吾亦何以化民乎哉既老 欽宗用
為中書舍人且待太子講學則請先讀論語孝經而後孟子書
所以尊聖人而不敢侮有以施於政規漢之儒林循吏不相為
用而各自以為傳者斯陋矣其文字則多增諸古文石經其義
則守吾家之學與夫先儒之所傳非止為是武安諸生出也固
嘗為今文小傳十卷古論大傳五卷惜亡矣寧若近世時序師
塾長矜奇尚異不適於用而務富其辭無所自者耶予每念世
之學者豈樂沒溺於今之習而不自返於古於未有以告之歟
景迂先生凡為之傳者世既不得而見也世見於斯講說其尚
不返於古予不信焉

語解序

南軒先生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
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
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

大二百五十三

五

過於叢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為人事之始然所
謂天道之至顯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
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
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
不明猶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
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末以入堯舜之道於是
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
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
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
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
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
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

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
末不違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
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願某
何足以明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強論語說為同志
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南軒先生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
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
以為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
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指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
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
當盡心也其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
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于下而推以己見題
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

粹一百五十三

六

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言而後其獲所以為
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辯於其所
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仁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
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蘄獲之心起速成
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解則失其傳為愈甚矣故愚
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序

龜山先生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
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
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
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二
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主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
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且

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魯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之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鼓諸身措諸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亦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延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孟子講義序

南軒先生

學者潛心孔子必得其門而入愚心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

備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乎義利霄壤之判審思力行不合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鄰之間起居語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蔽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肯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偽日滋而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於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辯將自收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所造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仁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道而非義曰利雖在己

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爲已也爲已者無所爲而
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爲國家者而
不羽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啓禍源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而
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
孟子生於變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
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代膺而學
力未充何足以窺究万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五十三

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四
序

文集序二

呂獻可章奏集序

司馬溫公

歐陽觀文有言士君子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萬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夫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為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旨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此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少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无不言言無不尽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号死而不朽者如感文仲既没

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某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平生造膝不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没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遺本得二百余篇某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没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太中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至將相壽及胡考從愚者視之則可為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况彼所得所失孰為多少邪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為偉人矣

樂全先生文集序

東坡先生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寔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尹說命相表裏非

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一人之文不見其全
吾視今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焉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
任又奚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章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
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頌然已有公
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
主必同而後言毀書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曰以道事
君者世遠道散而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
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三故雖貴
而不由用而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
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尽性至今躡乎自然而行
乎不得已非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
余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
不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見於後及其他
詩文皆清遠雄麗見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也

文二百五十四

二

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
今三十余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无所效尺寸於
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
昔曹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
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尽用然
慶曆以來名目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
掃終日危坐將与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
泥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序

同前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
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見則能誦習其文問先
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
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而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
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及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執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向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其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猶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馭馭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為先主策實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

六二日五十四

三

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或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方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益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藝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忠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南行集序

同前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邪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輒尚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

道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
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而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
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
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
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六一居士集序

同前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子巨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為
天地也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今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李違道而迎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文一百五十四

四

救其惑改其季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騷亂項之禍
死者十八九天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
邪說之於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
不出於老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
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李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
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季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
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
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
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
讓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信

而致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亦因陋守
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
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始多編多
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
陽子沒十有餘年一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禮之實識者
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經義與異端
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讀書之益也子
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三歐陽子論
大道似輕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似白居易非余
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王子立文集叙

穎濱先生

昔子既壯有二賢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子方
從事南都一子從子季為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
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子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

文一百五十四

五

弟之樂何苦為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
終子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非之乎始一自南都謫居
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子同憂患至於幽
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間道益深為
益高而子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
禮未嘗有過故子嘗曰子非獨子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以
子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嚮濟南之三以遣之
告子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示至于固疑
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子哭之失聲君
大父諱駿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
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
父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子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
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安余始
識子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本在適三適哀君

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
淋漓爲此文冠之庶幾俟商能立以昇之

公是先生文集後序

劉編脩言文

公是先生摠集七十五卷叙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
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
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銘誌行狀皆歸之
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齊文覆論皆歸之外
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
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與合衆美以爲已用
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奇異放
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南韓管商憤墨屈原之
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
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雖至于六經可折
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

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
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
天下之志以極万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物育賦
子彫刻衆形萌芽夫條與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
所不同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
此不善於彼由其氣窳而仁狹也烏乎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其言可知也先生爲
常存也是故有志聖人者評其道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濬用當
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爲辭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護武象之天
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聲管之迭奏誼深要妙歸於平心
氣感神明而已乎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八畫集中
其別錄六

東宮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論語畢甲子

賜燕于東宮命宰日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遣中使
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勞甚厚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
二首凡十有三人拜賜于庭捧觀皆驚歎喜抃大師彦博以疾
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翌日彦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
又進詩以謝於是哀而輯之日某拜手稽首言曰伏犧氏觀河
圖畫八卦始爲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爲洪惟祖宗皆
好筆札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列聖作神
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群臣未嘗獲親真迹今茲儒臣首被
此路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賜不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
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儒臣如此其至于其所輯題曰東
宮錫宴實字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爲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
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日臣某謹序

故蹟遺文序

王深父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迹也彼徒見

文二百五十四

七

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崖之中載覆庶護國
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万世不
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今
石特以爲最壽者其存无幾往往復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
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
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
之盖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
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
衆傳而廣之雖後万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可以較其短
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
德雖不尽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
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
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宗可讀
者首尾編之因以吾說爲序号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

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帛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圭峰集序

淨休居士

金石之奏有遺音椒蘭之真有餘味君子之言幾不若是乎立乎百年之前人或知之則誦播遠聞貴踰金玉信乎百年之後人不知之則為陳編蠹簡浪積於塵土間又何足怪也閔中前輩有段延齒者始見於皇祐嘉祐間與嗣宗遊為文法歐陽永叔氣格範模似是深切好事者有不能辨多見於僧居官舍交冠士人之間故已有不同時之嘆一日有邑人段遠者袖書登門乃延齒之孫其說大略述其祖之平生又出圭峰集謁余為序將冠其編首始得返復而肆觀之則凡詩賦贊銘書記時務檄白十卷其言汪洋浩博從容淵澗欽而誦之不可測其深澂而放之不可窮其遠若春夏之敷華秋冬之閉藏時亦有頓挫排鬱裂斷衝冠不平之氣大抵燕取唐人之菁華集而為已

文粹卷一百五十四

八

用兼長於時用如財用邊說皆中今時之利病其來亦出於小官下士奔走州縣盡得事機之實權使早游富貴高談廊廟則烏能至此哉非特嘯詠風月留連光景之言也然位不出幕府壽止中年既悼官之不達又惜其才不試余嘗慮文者空言而拙行事漢之諸儒若董仲舒賈誼皆一時之冠仲舒專經術賈誼諳世務誼所陳之策當時大臣指以為踈闊歷千七百年今實行其事享其利若倉符契然中間非无鉸鉸之才說說之口與駕虛說而惑世者良有間矣唐末有劉蛻者勵志為文非齋戒被除未嘗落筆多至十數方言數世人之莫我知哉之憤中埋之地下号曰文塚今段君之文幸不在土中又不傳於世人胡不鑿終南之石錮以北山之鐵以待後人之知者哉君有子曰勺若孫遠皆能文有父祖之風故序其事以授之云大觀三年七月初吉淨休居士序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五
序

文集序三

張公文集後序三

芸閣先生

在祥符天禧間以辭學入官為一時名卿者有集賢士給事中張公博聞強識篤實忠亮歷書館備史官者二十年方是時天子巡狩四方尊禮儒孝其登延訪問屢載歌詠未始不在從官之先凡典籍謬訛儀章未講多識舊聞折衷惟允學士大夫有考必稽焉公之沒遺藁藏于其家而未傳也元豐二年春公之曾孫伯子革以遺文二十卷屬其所識呂大臨而告之曰昔者吾諸父少罹閔凶僑寓于閩中不克歸惟是吾曾祖集賢之緒言蓋未之聞也嘗累訪之東都諸族父之弗獲熙寧末叔父崇文君被召還館始得其書于從祖父殿直君之家於是公沒五十年矣意將散亡而不傳而從祖父獨能存其完書又不幸崇

卷一百五十五

一

文不擇不克叙次革謹藏以頌惟恐失墜從祖父重有命將傳于時昇求文以叙惟子言之毋辭大臨亟謝不能而不得已焉竊思君子之事其先其祭也必齊其齋也必思雖其居處笑語之常志意嗜樂之異未始斯須或忘于心况如公之文章一出於德意不為夸淫浮靡之辭其指說之要厚人倫樂循理仁民物豐慶好善有古君子長者之言豈特笑語嗜樂之比乎記稱君子論撰先相之美以有善不知為不明知而弗傳為不仁則是書也固在於可傳又嘗聞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惟仁人孝子達孝子之心則等而上之雖至于祖亦不忍加親之重是以繼親之志述親之事其祖而不改親之故為斯道也先王未之有行而武王周公實行之故君子謂之達孝崇文之於集賢行斯心者也嗣其業訪其書雖終身而弗措今伯子也又不替諸父之志述而藏之則達孝之心為有繼而斯文之傳益不疑於君子矣公諱復字元易崇文諱載殿直名威皆公

豫章郡呂大臨序

王定國文集序

豫章先生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乎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與游盡
 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皆老書生事而不
 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哥壯
 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
 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
 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
 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
 去國万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
 有以報君為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為俗
 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万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
 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為序見之定國名華文正公
 之孫懿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卷一百五十五

二

小山集序

同前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踈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
 規摹常欲軒轅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
 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
 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致宰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
 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
 頓挫能動深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
 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愠而問
 其目曰仕官連蹇而不能一旁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
 躰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方家人飢寒而面
 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
 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俠邪之
 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兆葉團
 扇哉余少時聞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

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華彼言真
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木白
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
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冥安甌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
罪也哉

鄒公侍郎奏議序

龜山先生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望之眸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世
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
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
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
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
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言已相與協
力擠之於皆窞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爲

一粹二日五十五

三

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夢流布中外欲天下聞
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
公既以迄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
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叙
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
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
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
馳往見之見其茫然僅存余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
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母念及之愴然
不能釋嗚呼出道相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四明尊堯集序

陳了翁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
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下卷序辰聲論
武等用心純一二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

其所以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講之曲孝不隨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寬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矣自下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而臣迺以安石為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嘗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日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決為賓主

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君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君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燕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嚮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靡勦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乱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奉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昔臣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而已矣

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爲臣也莊
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
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
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迷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
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
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
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
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
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
覽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歲之語待盡合浦又著
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偽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
皆可憑據卞之所增適有認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錄考之未熟
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

且追思諫省奏章早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
考又誣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
悔乎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且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
責朕有爲豈神考親教之訓既託訓以自善言又託訓以輕君輕
君則誣侮譏薄欲弃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
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
君皆湏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
自卿在翰林始得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急此非託訓
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
去此非託訓以輕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
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誣侮譏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見於此
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
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積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

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照
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
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
譽也又云朕用卿宜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
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於此矣聖主以奉先為孝群臣以承
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眾口可以熒惑聖聰
誑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
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有巨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
自劉關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遊
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
謂厥身不異臯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
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彼所獻管
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
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跡

之筆盡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況託
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
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挫
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駢貳動賢彼則曰
舍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
下能誅殺否以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為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
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
言者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
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
見思矣下等不遵神考未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為心
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
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斃下既不敢奉
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摺紳協心真

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為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者為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下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為泰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黜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雲驕僭之名乎雋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下書之大刻于石與雋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荅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句敢立異改過

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於逐門摠而論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為一卷并序一卷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哀陋人無賜書神宗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偽雖不能究竟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為本以推明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耿耿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偽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窳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聖王能

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乃露齋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漿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為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尔動搖弃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眾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為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公簡尺具有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下以闕伺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愠懟曾布之言与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

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下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史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蕪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弃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翹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入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妨嫌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趨向雖異至

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真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噴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成在久為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下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礼官舞禮而行誦僭自內始達于四方方國寒心外夷非笑驚異夷俟載籍所无履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

獲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佛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佛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初立國是使博行之博既寬遂移是於布布又寬遂移是於京京是比暴於下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下是乎若以下是為是則操心須臾賦性幾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下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勅天下皆以為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下為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音樂於將順播紳所同夢闕馳誠各恨踈遠彼元祐元符之藉垂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

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弱之流且无私史之隙
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
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幾世難久与其齎志於歿
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目錄論
名之曰四言尊堯集云

王平甫文集後序

後山居士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
俞前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
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
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
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
淵者不陵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
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
積而不發其号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房行

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
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
于家信于友勇于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何使平甫用力
于世薦數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
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季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
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語季者先生之沒
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
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歐陽公別集後序

茹溪先生

蜀人梅摯公儀為滑州得殘棗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
以類訪之得於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質於
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因季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
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火也万物
必資以給其可一日而無邪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

在在處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
凡有所寓當隨其所命意細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
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
故每見於翰墨者抑揚頓挫可以為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
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世之皆博極學自
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
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為之勸
也政和四年三月十二日趙郡李之儀書

二江先生文集序

錦屏先生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簪笏蟬聯為蜀著姓成都屬邑
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士人以二
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絕人結髮稱奇童比游場屋則雋譽日
出逼人一時輩流望其鋒却避不敢前聞先生充舉首則曰允
當無異詞既茲仕隨牒州縣上官歆艷其名爭議以事有磐錯

卷一百五十五

二

肯綮處須先生為史之為快稍官達則朝廷倚辦常兼數職囊
印座右墨系墨然人憫其賢勞而先生散遣暇豫未嘗釋簡編筆
研吟諷度日常曰世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年
先生為南省郎消以晚輩始預賓客之末逮消從事秦亭而先
生持節來秦於是益獲從長者遊以信宿不見為間闕樽酒雍
容每聞先生片語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固願孰觀猷賜
而不可但知舉警策以驚詫未聞者今先生沒二十有七年矣
始見先生文集玩味尋思欲罷不能蓋嘗慶卷而論之孟子曰
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
之言固自有謂然為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學而精擇者也其
學之博猶採薪者之見一芥掇之見青葱拔之故於書無所不
讀諸子雜說或出入於聖域者猶莫有得於方一其擇之精猶
齊王之食雞唯食其蹠須數十雞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醲汪汪
乎凶 殆不鼓不已故下筆輒不休筆端駁杏落紙者皆可詠

詠成文非鉤章棘句軋軋若抽而後爲文也有木者如是豈虛語哉若夫稽往古之是非究當時之利病上以縫補於庭議下以斟酌於風謠此先生之文見於忠義慷慨可以經濟天下也探討六藝析諸聖人發揮微言訂正異端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必輸寫肖抱形摹物象較重輕於鋪銖煨官羽於清濁此先生應時之文以靡麗爲工者也訓詁深嚴字畫奇崛舛商周之盤詰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尚古之文以簡潔爲法者也至於讎笑之間稗象小說旁搜俯拾附益談叢此又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舒徐衍溢而不流激昂蹈厲而不怒遠之則有稽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自昔論文者晉有陸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曹斐廷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每味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祇藏于家第爲子孫寶

秘閱習而不克大流布于時此平日士論之所惜者今既成表可以傳諸典第故輒叙其梗槩庶知音者得以覽其詳焉凡歌行詩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啓書序紀誌及雜述摠若干首弟爲六十卷皆先生之子宏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豪邁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捐館舍也消嘗爲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謚議絜然可攷附于文集之後此其後書

畢西臺學士文集序

澗上文人

恬之外祖父阮公識歐陽文忠公少時嘗請於公曰願相從學爲文章公將何以教之文忠公曰但當讀書讀書既博自能爲文矣恬得聞此言時尚幼未知其解也于後得唐李文公集觀之文公之言曰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矣恬常誦二公之言願居林野未見其人也

獨以親故時得見于西臺李士舉公觀公自少積學不厭有名
于時既登第猶日課誦書人曰何以誦爲公曰書非成誦不能
持以不忘也內相錢穆醇公山東遂爲山東文士之表歸遊許
洛范丞相諸公賤奏多成於公于世以爲法其後天子延天下
文李之士十三人試之玉堂公以高文大策爲翰林李士舉公
所奇擢爲第一於是天下服蘇公之英鑒以爲固宜蘇公則舉
公自代謂公學貫經史才通計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朝廷用
公自此始矣公官太常論列太皇太后受冊當避正殿革去故
事皇太后儀制當遵禮經斷諸邪說二章文義繁然朝廷皆嘉
納之遂代宰相草宣仁聖烈皇右哀冊文其詞典麗編之史冊
無愧退居汝洛天下之欲論議其先世德業者繼踵公門自遠
方至公多謝不予間有得所請而歸者公文既出讀者皆竦然
解頰領首率以謂公之品曰皆核實當法析毫破鏞乃相与刻
金石信乃世嗚呼公始立李已而六經群史百家衆技朝廷故

事群臣奏牘文士撰述隱淪所作無不貫穿而通透也其間語
法之妙制作之躰皆得其要蓋自盛壯以來文辭益富流行四
方至于大耋益老而深垂憲不祗巍巍如山岳浩浩如江漢衆
皆仰其高臨其深莫知其積于奉右引于濫觴也况能究其立
言用意之法比物引事之躰乎此豈可爲少年淺學者道也由
公觀之所謂文者非有淵源根柢不能爲也則知向者二公之
言其旨深遠矣建炎元年恬自梁如揚二年過公之季子文拯
于襄州穀城知世業之不墜遂自揚走宜興及具興三年至建
康又奔走至于明州海隅山中四年夏自海隅水陸數千里走
湖南桂陽監而文拯以西道摠屬攝事于郴州五年正月走其
姪少儀抵桂陽求爲公集序且曰先兄纂承先父文集頃爲兵
火焚蕩文拯乃悉力求訪又繕成集凡若干卷若干篇以類相
從矣恬得疾太湖上歷二年未愈枕上辱書義不得辭乃勉序
其事以告後學

